

第三章

不可不看
的风景





舞會與名媛

經過幾年外交翻譯生涯的磨煉和塑造，陸小曼這塊上好的璞，終於變成了光彩奪目的寶玉。她不再是那個在校園中憑傲氣來一味抵擋男生追逐的單純女中學生了，經歷了上流社會大場面的她成熟圓潤了，知道什麼時候該微笑，什麼時候該拒絕，什麼時候該熱情，什麼時候該冷淡，交際場中的潛在規則於她而言已經是駕輕就熟的事了，北平社交界的熏染和鍛煉，再加上聰明伶俐和與生俱來的極高天賦，陸小曼超越了傳統大家閨秀的侷限，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和意識，成長為一名真正的名媛淑女。十八歲的她很快就在北平的社交界裡聲名鵬起，紅極一時。

那時，北平的外交部常常舉行交際舞會，在這些豪華熱鬧的場合，陸小曼如魚得水。她熱情大方，儀態萬方，得體的談吐配上她那明艷溫婉的笑容、柔和的聲音、輕盈的體態，使她總是成為舞會的焦點，中外賓客都為之傾倒。每當舞曲響起時，彬彬有禮的中外男賓們總會湧到她面前爭相請她跳舞。陸小曼當然也不會辜負他們的熱情，一曲接一曲地跳下來，她是這樣的年輕，精力充沛，絲毫不感到疲倦，忘情地在舞池中旋轉、旋轉……那副似乎天生就是為跳舞而生的柔曼多姿的身材，在時而輕柔時而熱烈的音樂聲中搖曳著，輕盈地旋轉著，揮灑著飛揚的喜悅，閃爍的燈光，樂隊的奏鳴，七彩的光線，浮動的暗香，俊男美女的面孔，奢華的衣飾……這一切的一切都讓她陶醉。恍惚中她感覺到身體輕到快要飛起來了，她就是喜歡這種飛起來的感覺，這種飛揚的人生。

磊庵在《陸小曼與徐志摩艷史》中也曾說道：「小曼是跳舞能手，假定這天舞池中沒有她的情影，幾乎闔座為之不快，中外男賓，固然為之傾倒，就是中外女賓，好像看了她也目眩神迷，欲與一言以為快。而她的舉措得體，發言又溫柔，儀態萬方，無與倫比。」

社交生活儼然成為陸小曼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名媛離不開社交界，社交場合之於她，就像水之於魚。與那些年輕、英俊而又彬彬有禮的男士們共舞，受到他們的懇勤招待和讚美是年輕的小曼最熱衷的事情，她喜歡在社交場合被人追捧、簇擁，像真正的公主一樣高高在上，這麼精彩的生活於她而言是那麼的過癮。

能詩能畫，能寫一手蠅頭小楷，能唱歌能演戲，舞又跳得那麼好；有著名女子學校的學習經歷，飽受中西文化的熏陶，不僅熟念中國的古典詩詞，還會講流利的英文、法文；不僅能欣賞中國的傳統劇種，還能彈一手好鋼琴，興致高時還能上台表演一回；不僅能畫中國的山水人物畫，還有極好的西洋油畫功底；活躍於政壇的父親給她提供了良好的家庭出身，有雄厚的資金作為後盾，也有令人矚目的舞台供她發揮……成為一代名媛需要的所有條件她全都具備了，使她順理成章地紅透了半邊天，所以當時就有「南唐北陸」之說。「南唐」是指名動上海灘的大美人唐瑛，而「北陸」指的當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陸小曼了，這一南一北兩大淑女名媛就這樣平分秋色，各領半壁江山，在上流社會的交際圈裡展示著她們的絕代風華，吸引著眾人的目光。

有「第一美人」之稱的陸小曼，曾受到無數人的讚美和激賞，很多男人都誇許她的美貌，就連女人對她也讚不絕口，羨慕不已。

一位女性，在年紀輕輕時頭上的光環就如此炫目究竟是一件好事還是一樁壞事呢？浮華和讚譽也許會迷失她的心性，使她不再安於平淡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她要時刻活在眾人艷羨的眼光裡，她要時時有人隨侍左右，她要待在熱鬧中不肯出來，這一切都會對她以後的家庭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家庭生活的平淡會讓她不安於寂寞的心感到無趣，興味索然，一旦家庭生

活的責任與她的社交生活發生衝突時，她就會不假思索地捍衛她的社交生活。當然，這是後話。



美麗的少婦

像陸小曼這樣風華絕代的名媛，到了待嫁之時，前來陸家說媒的人，不用說，都是多得踏破了門檻，但陸定夫婦堅決不肯輕易將小曼許人。直到一天，陸小曼的寄父母唐在禮夫婦將一個英俊、挺拔的青年介紹給小曼的父母，他就是王賡。王賡字受慶，江蘇無錫人，生於一八九五年五月十五日，比陸小曼大八歲，一九一一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同年赴美留學，最初入密西根大學，不久改入哥倫比亞大學，後又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哲學，一九一五年獲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士學位。後來又轉到西點軍校攻讀軍事，與美國名將艾森豪威爾將軍是同學，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以第十名的優異成績畢業回國。這樣一位留洋八年之久，既有深厚的人文修養又有西點軍校畢業背景的年輕人，前途必然無可限量。果不其然，一回國，他就任職於陸軍部，一九一八年巴黎和會期間，需要留洋的軍事專家協助爭取中國的權利，很快他就被任命為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上校武官，兼外交部外文翻譯。一九一八年秋，他任航空局委員，一九二一年為陸軍上校，就是在這時，他被介紹給了陸小曼。

王賡家境一般，剛從國外回來不久，也沒有很多錢，但是陸定夫婦看中了他少年得志，學有所成，人品極好，又相貌堂堂，因此在眾多的候選人中選定了他。尤其是陸小曼的母親，對這個女婿相當滿意，當時有文章說道：「……小曼之母，看到有這種少年英俊，認為這是雀屏中選的最理想人物，雖是王賡年齡長小曼八歲，她偏說他這窮小子將來一定有辦法的，毫不遲疑地便把小曼許配了他。」很快，陸定夫婦就答應了他的求婚，從訂婚到結婚，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人稱「閃電結婚」。

一九二二年，陸小曼才十九歲，便奉父母之命與王賡成了婚。由於王賡此時並沒有多少錢，而陸家正處在鼎盛時期，陸小曼的父親手中掌握著財政大權，在經濟能力上是真正的實力派，所以婚禮的一切費用都由陸家負擔，婚禮的一切儀式也由陸家

安排。陸小曼的婚禮震驚四方，早在結婚之前，各家大報媒體就已經把「一代名媛花落王賡」的消息刊登了出來。婚禮之場面，更是盛大無比，在「海軍聯歡社」舉行的結婚儀式，儀式之浩大隆重，場面之闊氣奢華，轟動京城上下。據記載，「光女儷相就有九位之多，除曹汝霖的女兒、章宗祥的女兒、葉恭綽的女兒、趙椿年的女兒外，還有英國小姐數位。這些小姐的衣服，也都由陸家訂製。婚禮的當天，中外來賓數百人，幾乎把『海軍聯歡社』的大門給擠破了」。十九歲的陸小曼就在懵懵懂懂之中完成了結婚儀式，風風光光地嫁給了王賡。

二十世紀初的婚姻，大抵如此，即便是陸小曼這樣名動天下的名媛，也逃脫不了時代的框架，還是得老老實實地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儘管有西風東漸的趨勢，但也只是流於形式上的照搬，如模仿西式婚禮的儀式、訂結婚蛋糕、交換戒指等等，在實質上還是一樣的。在他們之前的長輩都是這樣過來的，社會風氣如此，小曼也沒有思想前衛到要自擇良婿結婚的地步。比起前人來，她至少還在結婚前就已認識了王賡，並且在交際場合有過短暫的交往，對他有著大體上的瞭解，這也算是一種進步吧！對於王賡她沒有太大的感覺，但也不至於反感，從表面上來看，他長得不錯，個性也還好，更何況是少年得志，學有所成，比起那些不學無術花天酒地的豪門公子來要好得多。對於婚姻，十九歲的陸小曼也沒有太多的想法，畢竟婚姻於她而言還是個從未涉足的領域，婚姻的重大意義，婚姻將帶來的影響和改變，她懂的能有多少呢？陸小曼的婚姻，是當時上流社會典型的紳士配淑女的婚姻，才子佳人的結合，合情合理，因此，她自始至終都配合父母的安排，完成了這個人生必經的過程。只有在婚後不久，她才發現婚前他們互相看到的都只是對方的表面，其實兩人的性格和人生態度反差極大，但是為時已晚了。

結了婚，對於一個女人而言，人生最重大的事情已經完成了。在傳統社會裡，女人婚後的天地就是家庭，做一個賢妻良母，相夫教子。新婚的陸小曼由於和丈夫性格愛好差距太大，話不投機，格外能感覺到家庭如圍城的痛苦。她渴望衝出圍城，獲得自由，但是由於受著傳統觀念的影響，她又不可能掙脫家的牢籠，於是她把大量的時間花在了交際上。那個圈子的熱鬧和花樣還是那麼多，足以解除她的寂寞。婚後更添了幾分少婦風韻的小曼，在交際圈裡的名氣倒是越來越大了，著名的畫家劉海粟就是在此時經由胡適的介紹認識她的。他曾寫文章記錄下第一次見陸小曼的情景：

我認識陸小曼，是二〇年代初期。那時我在北平暫住，胡適之、徐志摩和張歆海（志摩前妻張幼儀的哥哥）先後來看我。胡適之對我說：「海粟，你到北平來，應該見一個人，才不虛此行。」我問是哪一個？他嚴肅地答道：「北平有名的王太太！你到了北平，不見王太太，等於沒到過北平。」我在他們的慫恿下，決意去看一看。當時我們都還是翩翩少年，腦子裡羅曼蒂克的念頭很多。我還特地剃了鬍子，換了衣裳，適之雖是中式袍褂，但也很修飾。雇了三輛黃包車，在一家朱紅漆的牆門前停下，進了會客室。當底下人通報說「小姐就來」時，我納悶：我們要見的是一位太太，就是還年輕，怎麼叫「小姐」呢？

誰知站在我們面前的竟是一位美艷絕倫、光彩照人的少女。「啊！她就是陸小曼！」我在心裡自己回答：「這位女士真配叫陸小曼！」

這是劉海粟對陸小曼的第一印象，劉海粟是著名的畫家，對美人的鑒賞能力想來不會太差，他的評價也應該不會太失真。無論是從他的話裡，還是從胡適先前的評價裡，陸小曼當時的魅力，可見一斑。